

蓋成民俗老宅 搜羅秦磚漢瓦

陝畫家陳聯喜：賣畫投收藏重現古厝風華

■ 陳聯喜的家人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他收購的秦磚漢瓦。

為待業青年規劃發展方向

大概是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陳聯喜回村看望家人。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村裡除了老人，竟然還有很多年輕人也無所事事，整天在村裡閒逛。經詢問，陳聯喜得知，這些孩子都是初中畢業後不再上學了，由於學歷低出去又不好找工作，所以只能待在村裡。「我突然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些孩子正處在人生的轉折點，可塑性強。如果你給他們一個正確的方向，他們可能會一飛沖天，如果不如引導，任其自由發展，那或許有些人就會走上歧途。」意識到這點後，陳聯喜就積極開始調研，希望能為他們找到一個好的發展方向。

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一次陳聯喜得知北京的一位裝裱大師榮休回家，於是他抓住這個機會，從村裡選擇了80多位青年，讓最好的老師教授他們裝裱技術。幾年之後，這些年輕人在掌握一技之長後，紛紛出師奔向全國各地。陳聯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這些年輕人很多不僅成了裝裱行業的佼佼者，同時也成了鑒賞書畫的行家。如今他們已經在全國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和營銷網絡，幾年下來不但自己致富，還帶領弟弟妹妹入行致富，最終帶領村裡脫貧。

如今每年春節，這些回家過年的年輕人總會第一時間來看「恩師」，而看到他們如此的出息，陳聯喜亦是倍感欣慰。



■ 陳聯喜從各地收回來的古舊佛像構件。

20多年前古城西安最後一條老街西大街的拆遷工地上，每當工人們下班時，總會在塵埃逐漸散去的磚瓦堆上，看到一個彎腰「拾荒」卻穿戴齊整、文質彬彬的「怪人」。別人眼裡一文不值的破磚爛瓦，他卻視如拱璧。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這位「怪人」不僅日復一日地癡迷於磚瓦堆



■ 陳聯喜用搜羅來的秦磚漢瓦搭建的民俗老宅。

■ 陳聯喜收藏的拴馬椿。

這個「怪人」就是陝西畫家陳聯喜，他之所以癡迷於收藏「破磚爛瓦」，是因為每置身其中，就能感受到自己穿越了千年時空在和先賢們對話。所以，他為了能讓子孫後代能盡可能地多保留一點歷史的記憶，才創建了這座民間博物館。陳聯喜對於古老民俗器物的執著，不僅來源於他對丹青藝術的醉心，還有銘刻心底的心痛記憶。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文革時，他親眼目睹精美的石碑、石像，被人用鐵錘一錘一錘砸壞；一車一車的古籍善本，被當做四舊付之一炬；書寫精美、記載鄉紳鄉賢善舉的歷代牌匾，被拿來圍堵成豬圈……

「這些古物是歷史的印記，上面



■ 陳聯喜用自己收藏的各種老宅子的建築構件蓋成的庭院。



■ 這些古老磚頭上的浮雕異常精美。



■ 陳聯喜千辛萬苦搜尋來的石佛像。

有很多屬於那個時代才有的信息和文化，如果失去了，用再多的錢也買不回來了。」

堅決反對用藏品換錢

陳聯喜出生於歷史悠久的陝西西安周至縣，因自幼受傳統文化熏陶，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鍾。成年參軍後偶得名師指點，之後沉溺繪畫一發不可收拾，就成了全國知名的畫家。正值他繪畫事業蒸蒸日上之時，他卻迷上了收藏。作為一個收入和待遇還算優厚的畫家，自從走上了收藏這條路，「兜裡淨」就是家常便飯，多年來，他只要有錢就四處搜尋藏品，幾乎將所有收入都花在了收藏上。

「說出來也不怕您笑話，平時因為囊中羞澀，連請客吃飯都有困難。」或許對於陳聯喜來說，請客吃飯尚可避免，但是孩子的學費錢是萬萬少不得的。那一年，陳聯喜的孩子去英國留學，但他卻拿不出幾十萬元（人民幣，下同）學費。情急之下，家人紛紛勸說他賣掉一些藏品，以解燃眉之急。

然而陳聯喜卻堅決不同意賣掉任何一件，他含淚對家人說，「我去賣畫，去借錢，但誰也不能賣我的藏品。」最終家人為他的堅持所妥協。

堅定不移為藏品「安家」

看著陳聯喜一車一車從各地拉回來的「破磚爛瓦」，不僅村裡的鄉親們不理解，就連他父親也很抵觸。特別是聽說兒子要拿這些東西蓋房，父親更是火冒三丈。「別人都是蓋新房，你卻拿舊東西蓋破房，丟人啊。」面對父親的反對，陳聯喜也不說什麼，只是按照自己的計劃一步步推進著博物館的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他位於周至鄉間的小院中看到，古舊的石雕拴馬椿，不可勝計；椿頭上雕刻的獅子、胡人，精美靈動，依稀可以窺見當年絲綢之路的繁盛喧囂。還有明清風格的方形照壁上，浮雕鏤空雕雕成的人物、花朵、錦鯉、鳥獸，栩栩如生。這些都是他從被拆毀的老宅子上搶救出來的建築構件。在好幾個異常精美的柱石面前，可以遙想，當時的宅子

該有何等華美寬大。

當陳聯喜的博物館建設有了一定的雛形後，父親火氣才慢慢降了下來。「房子按照古建形制的樣子，再加上我入陳的藏品，有一次父親踱到院子來一看，說你這房子確實和別人不一樣。」陳聯喜表示，房子建好後，自己的藏品終於有了一個家，不僅父親氣消了，就連當時看笑話的鄉親們也紛紛豎起大拇指。自博物館開門以來，每天都有四面八方的朋友前來觀賞，甚至連日本、韓國、德國、美國等地的朋友們也慕名前來。

目前，陳聯喜的博物館藏品逾萬，品種豐富，既有秦磚漢瓦、明清的石刻、磚雕、木雕、木版年畫、老的剪紙、皮影、泥塑等，還有過去農村裡的一些民俗用品、農民日常生活勞作的工具。陳聯喜一如既往地一車一車往回拉著別人眼裡的「破磚爛瓦」，時常還是喜歡一個人置身其間和先賢們「對話」，因為他覺得文物中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值得用一輩子去解讀和守護。

願無償捐獻文物 籲支持民博建設

陳聯喜就是收藏界的「拚命三郎」，因為只要是他看上的，哪怕是傾家蕩產也要收歸囊中。這是他的朋友和業內人士對他的評價。然而，畢竟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這麼多年的傾心投入，已經讓陳聯喜倍感壓力。俗話說獨木難支，在採訪中，陳聯喜也多次呼籲政府能加大民間博物館的支持力度。「如果有部門能出資建一個更大更好的博物館，我願意將所有藏品都無償捐獻給國家，同時願意無償為新博物館服務。」

歸集整合傳遞文化價值

陳聯喜現在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蹲在他的「寶貝」堆裡，特別是對於一些殘缺的古磚古瓦，只要有新的收進來，他就不停的按個比對、

拼接，一旦拼上了，他就高興得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陳聯喜說，「其實我也知道個人力量有限，但是每次看到這些東西，就總會覺得如果不收集起來，它就會散落到各處，發揮不出它的價值。這些東西歸集到一起，它就是中國民族文化的最佳見證，這就是歷史。」

在最困難的時候，陳聯喜一些做古董生意的朋友也會對他說，你列個清單，我們一定找個好買主，給你出個好價錢。但每次陳聯喜都會拒絕朋友的好意，因為在他看來，這些藏品就是他的生命，是他的魂，每次看到它們就會有一種由心而發的情感，所以哪怕再苦再難自己也要保護住這些老祖宗留下的寶貴文化。

陳聯喜一直希望能通過整合碎片

化的文化遺存，來延續古建築或者文物的生命力，而不是簡單的仿建和新建。之前西安西大街拆遷的時候，就有人提出將整條大街原物異地重建的提議，但遺憾的是這個提議沒有實現，很多無建築構件也隨之消失，讓人心痛不已。因此，陳聯喜希望政府有關部門能出面規範和協調民間博物館，盡量讓好不容易歸集起來的藏品不再流失。他認為，博物館是個紀念，是對歷史文化的一種考證，同時留下來的這些史料，也是供後人研究的，一旦毀掉了就再也沒有了，但是如果集中起來，那就發揮作用了。

「政府如果能出資在我們村建設一個新的博物館，相信我捐出的藏品肯定比有些縣有些市的博物館還要豐富。」陳聯喜說。

畫作融入伍經歷 風格獨特鮮明

其實收藏只是陳聯喜的最大愛好，他的主業是畫家。他的人物畫薄施淡染，取象不惑，擅長的毛驢更是形神兼備、妙趣橫生，堪稱絕品。目前他不僅是中國美協會員、中國黃土畫派會員，同時還擔任西安美院教授、中國美協西安展覽中心藝術總監等職。

陳聯喜的藝術生涯還要從他的軍旅生活開始說起，1976年陳聯喜應徵入伍，先後在新疆軍區、蘭州軍區、總政工作過。特別是在新疆軍區工作時，發現中國老一輩藝術家經常去新疆寫生，陳聯喜有幸陪同，於是便開始了藝術啟蒙。「記

憶最深刻的是黃胄，當時他來新疆寫生，我給他背畫夾、牽馬。」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陳聯喜至今仍然非常激動。「然後有一次，黃胄看到我渴望的眼神對我說，喜歡畫畫你就畫吧。我回答說不會，黃胄扭頭說不會就學，我教你。」從此之後，陳聯喜一發不可收拾，畫作也越來越好。

然而徹底改變陳聯喜命運的卻是一次偶然的招考。1989年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來蘭州招考，已經調入蘭州軍區的陳聯喜猶豫再三後請示領導，希望能圓自己一個大學夢。雖然領導很看重陳聯喜的文

筆，原本希望能留在身邊，但是看到他對藝術的嚮往和癡迷，就同意他去報考。後來，順利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的陳聯喜，先後受教於著名畫家、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等名師，藝術上突飛猛進，並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特別讓陳聯喜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第一幅正式畫作《小八路》一炮走紅，不僅入展建軍65周年全國美展，同時被多家媒體刊發，而每家媒體5元至6元的稿費，也讓陳聯喜第一次有了畫家的感覺。

在北京和西安工作期間，陳聯喜又得到黃土畫派一代宗師劉文西的



■ 陳聯喜的作品《祥雲》。

指導，其在部隊養成的堅韌品質、畫作蘊涵的軍旅風格，再加上黃土畫派的繪畫特點，陳聯喜藝術生涯再次得到質的飛躍，成為陝西乃至全國畫壇特點鮮明、畫風獨特的知名畫家。